

世界哲學家叢書

胡 宏

王立新 著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

本叢書的出版計畫原先出於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多年來的構想，曾先向政通提出，並希望我們兩人共同負責主編工作。一九八四年二月底，偉勳應邀訪問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三月中旬順道來臺，即與政通拜訪劉先生，在三民書局二樓辦公室商談有關叢書出版的初步計畫。我們十分贊同劉先生的構想，認為此套叢書（預計百冊以上）如能順利完成，當是學術文化出版事業的一大創舉與突破，也就當場答應劉先生的誠懇邀請，共同擔任叢書主編。兩人私下也為叢書的計畫討論多次，擬定了「撰稿細則」，以求各書可循的統一規格，尤其在內容上特別要求各書必須包括（1）原哲學思想家的生平；（2）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3）思想傳承與改造；（4）思想特徵及其獨創性；（5）歷史地位；（6）對後世的影響（包括歷代對他的評價），以及（7）思想的現代意義。

作為叢書主編，我們都了解到，以目前極有限的財源、人力與時間，要去完成多達三、四百冊的大規模而齊全的叢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光就人力一點來說，少數教授學者由於個人的某些困難（如筆債太多之類），不克參加；因此我們曾對較有餘力的簽約作者，暗示過繼續邀請他們多撰一兩本書的可能性。遺憾的是，此刻在政治上整個中國仍然處於「一分為二」的艱苦狀態，加上馬列教條的種種限制，我們不可能邀請大陸學者參與撰寫工作。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獲得八十位以上海內外的學者精英全力支持，包

AAR 77/03

2 胡 宏

括臺灣、香港、新加坡、澳洲、美國、西德與加拿大七個地區；難得的是，更包括了日本與大韓民國好多位名流學者加入叢書作者的陣容，增加不少叢書的國際光彩。韓國的國際退溪學會也在定期月刊《退溪學界消息》鄭重推薦叢書兩次，我們藉此機會表示謝意。

原則上，本叢書應該包括古今中外所有著名的哲學思想家，但是除了財源問題之外也有人才不足的實際困難。就西方哲學來說，一大半作者的專長與興趣都集中在現代哲學部門，反映著我們在近代哲學的專門人才不太充足。再就東方哲學而言，印度哲學部門很難找到適當的專家與作者；至於貫穿整個亞洲思想文化的佛教部門，在中、韓兩國的佛教思想家方面雖有十位左右的作者參加，日本佛教與印度佛教方面卻仍近乎空白。人才與作者最多的是在儒家思想家這個部門，包括中、韓、日三國的儒學發展在內，最能令人滿意。總之，我們尋找叢書作者所遭遇到的這些困難，對於我們有一學術研究的重要啟示（或不如說是警號）：我們在印度思想、日本佛教以及西方哲學方面至今仍無高度的研究成果，我們必須早日設法彌補這些方面的人才缺失，以便提高我們的學術水平。相比之下，鄰邦日本一百多年來已造就了東西方哲學幾乎每一部門的專家學者，足資借鏡，有待我們迎頭趕上。

以儒、道、佛三家為主的中國哲學，可以說是傳統中國思想與文化的本有根基，有待我們經過一番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展，重新提高它在世界哲學應有的地位。為了解決此一時代課題，我們實有必要重新比較中國哲學與（包括西方與日、韓、印等東方國家在內的）外國哲學的優劣長短，從中設法開闢一條合乎未來中國所需求的哲學理路。我們衷心盼望，本叢書將有助於讀者對此時代課題的深切關注與反思，且有助於中外哲學之間更進一步的交流與會通。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 3

最後，我們應該強調，中國目前雖仍處於「一分为二」的政治局面，但是海峽兩岸的每一知識分子都應具有「文化中國」的共識共認，為了祖國傳統思想與文化的繼往開來承擔一分責任，這也是我們主編「世界哲學家叢書」的一大旨趣。

傅偉勳 韋政通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

自序

胡宏並不像二程、朱熹和象山那樣「耀眼」，因此在理學的研究中，經常被忽略掉。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胡宏一生不仕，所以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生活中並不顯赫。因此《宋史》甚至沒將胡宏列入道學傳中，道學傳中的胡宏，只是因其弟子張栻而被略提了一筆。而本傳中也是在其父胡安國之下約略提及。胡宏之在「官修」或類似官修的文獻中被提及，多半是因為他在紹興間的「上高宗封事」、「責高閥請幸太學講《易》，泰卦」一事，及〈與秦檜之書〉一事等。若不是因為胡宏「干預」了當時的政治生活，恐很難見於史載了。《宋史》本傳所記，《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所記、明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以及清吳乘權的《網鑒易知錄》中所記不過上述幾事。其它典籍也多半限於這些。另一方面可能是由於朱熹等對《知言》的疑義所致。《知言疑義》因朱熹在理學中「舉天下無不在下風」的特殊地位而判定了《知言》的「不軌」，從而使當時和後世的學者們不以《知言》為意。這一點幾乎導致了《知言》的失傳。這不能不說是思想史研究中的巨大遺憾。

但是，「禍兮福所倚」，胡宏在當時和後世的巨大影響，也得利於朱熹等的《知言疑義》。朱熹等傾力致疑《知言》，《知言》因此又備受重視。陳亮等（甚至包括朱熹和呂祖謙）之所以深受胡宏影響，大約也正是得力於《知言疑義》的「引見」。而對於胡宏的了解，同樣更多地得力於朱熹的致疑。《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等，

2 胡 宏

正是記載胡宏最多的典籍，這些均為後世研究者了解胡宏指引了「門徑」。而胡宏之所以能為後世研究者所「看重」，也正是因為《知言疑義》對胡宏的誤解。人們在批判程、朱理學的「激憤」情緒中，發現新大陸一般，看到了胡宏之作為理學「異端」的存在和價值。而這種所謂「發現」，事實上比《知言疑義》更可疑。胡宏以一個面目幾乎全非的形象，作為自己所提倡的一貫思想的反對者的身份出現在研究者的著述中。這不能不說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個有趣的現象。胡宏與董仲舒的命運似乎剛好是兩極，董氏似在未被真正理解的前提下遭到了強烈批判，而胡宏則在被完全誤解的情況下得到了褒揚。

胡宏創立性本論，從時間和內容上看，可以說是理學發展史中的第二條基本路線，象山心學是第三條路線。胡宏對於「盡心成性」的強調，實於邏輯上（未必事實上）開啟了象山心學的新進路。而程朱的理本論也因性本論的出現而更加徹底了。這一點正是朱熹得利於胡宏處。朱熹在對胡宏的哲學批判中成長起來，使理本論更加純粹，集而大成了。

從朱熹對胡宏和象山的不同態度中，已經能夠看出胡宏的學術地位。朱熹疑胡宏有性無善惡之嫌，說他的「不可以善惡辨」的性有類同於告子的「湍水」之性的嫌疑，無非是想確保胡宏理學思想的「純潔性」。而對象山，則直呼為「告子」，顯然是將其當成了「異端」。對胡宏則敬畏而「致疑」，對象山則蔑視而「鳴鼓」。據此，理學研究重象山而輕胡宏就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是是否合乎實際的問題了。

本書共分八章。

第一、二章主要介紹胡宏的生平、著述、時代與學術師承。第

自序 3

三章介紹胡宏的經世政治思想。在這一章中，讀者可以看到，胡宏不僅是一位傑出的理學思想家，而且還是一位卓有建樹的政治理論家。第四、五、六、七章，介紹胡宏的理學思想。力圖恢復胡宏的本來面目，還胡宏以歷史的真實。第八章，介紹胡宏的教育思想，了解胡宏對教育的歷史性貢獻。

韋政通老師在1993年11月18日致作者的信中指出：

胡宏本人的材料並不算多，「但他的哲學思想牽連甚廣，要釐清他的傳承、凸顯他的創見，以及他對湖湘學統的影響，很需要一番大工夫。」

作者雖謹記教誨，極盡努力，但因才智所限，自不能盡如人願。

此書之出版，若能還胡宏及其思想的歷史本真於一、二，實已幸甚。誠望前輩與同仁不吝斧正，以校疏偏，倘能如此，更有何憾！

作者多蒙韋政通老師誨教，受益良多。且又多受前輩如牟宗三等著述之啟發，又蒙臺灣淡江大學李正治先生、北京大學陳來老師及郎建新、徐風林以至湖南湘潭友人劉定等先生在資料方面所提供的便利等。

作者在北大期間，臺灣《社會科學：中國文化》雜誌社長歐崇敬先生受韋政通老師之托前往詢晤，並與北京大學的王駿先生一同給作者以不少的關心。另如一些同事、同學、朋友、學生、家人等均給了作者不同方式的關懷與關注。

如果沒有這些，本書的完成是很難想像的，在此一併致以由衷的感謝！

王立新

1995年12月27日記於哈爾濱

胡 宏

目 次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

自 序

第一章 胡宏的生平及其著述	1
一、胡宏的生平	1
(一) 幼聞過庭之訓	2
(二) 長游太學、輾轉遷徙	4
(三) 優游於衡山之下	8
二、胡宏的著述	20
(一) 《知言》	20
(二) 《五峰集》	26
(三) 《皇王大紀》	28
(四) 《敘古蒙求》	30
第二章 胡宏的時代及其學術師承	33
一、胡宏的時代	35

2 胡 宏

二、胡宏的學術師承	40
-----------------	----

第三章 胡宏的經世政治思想 55

一、對國家、民族的命運與前途的關注	56
二、胡宏的經世政治思想的要點	66
(一) 針對土地兼併，提倡恢復「井田」	66
(二) 針對郡縣之弊，提倡恢復「分封」	70
(三) 反對科舉取士，主張薦舉用人	73
(四) 為美風俗而力倡重振三綱威嚴	76
(五) 強化法度，減省刑罰	80

第四章 性本論

——理本論與心本論之外的第三條路線	85
-------------------------	----

一、性立天下之大本	90
二、從「性立天下之有」到人性的自然過渡	106
三、徹底的「性善論」	110

第五章 「心」的發揚 125

一、心為「已發」	126
二、心的屬性	134
(一) 心為至大	134
(二) 心是遍在的	136
(三) 心是永恆不滅的	137
三、盡心成性	140

目 次 3

四、求其放心	142
(一) 求放心之前提	142
(二) 求放心之方法	144
五、概述心性關係	151
第六章 獨特的理欲觀	155
第七章 概說《知言疑義》兼及朱熹與胡宏 之關係	173
一、概說《知言疑義》	173
(一)《知言疑義》的由來	173
(二)《知言疑義》的主要內容及其影響	180
二、朱熹與胡宏之關係	185
第八章 胡宏的教育思想	189
一、教育的目的和原則	189
二、教學方法論	200
(一) 讀書的基本原則——不可無心；要有見處。	201
(二) 讀書的具體方法	211
三、胡宏之後的湖湘學派	212
胡宏年表	217
參考書目	243
索引	249

第一章 胡宏的生平及其著述

胡宏（1105—1161），字仁仲，胡安國幼子。宋建寧府崇安（今福建崇安）人，南宋著名理學家，湖湘學派宗師和湖湘學統的開創者。自幼致力學習儒學，長從楊時、侯仲良學，一生無意仕途，謝絕為官。高宗建炎年間（1127—1130），因戰亂隨父兄避地荊門（今湖北當陽），旋至湖南湘潭，後長期寓居五峰（祝融、天柱、芙蓉、紫蓋、石廩）之下，授徒講論，研治理學，因此尊為「五峰先生」。

一、胡宏的生平

關於胡宏，向來研究並不多，但在其生卒的確切年代問題上，卻有許多不同說法。本書作者依據所能見到的材料，考辨權衡，認為胡宏生卒年當為（1105—1161）。❶

❶ 關於胡宏的生卒年，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

第一，生於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卒於高宗紹興二十五年（1155）。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辭海》主此說。

第二，生於宋徽宗崇寧五年（1106），卒於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臺灣鼎文書局版《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主此說。

第三，生於徽宗崇寧元年（1102），卒於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姜亮夫《歷代人物年譜碑傳綜表》主此說。《崇正辯、斐然集》附錄一《胡寅年譜》亦主此說。

但據胡寅《斐然集》卷二十七〈祭弟婦唐氏〉，知宏婦唐氏卒於紹

(一) 幼聞過庭之訓

胡宏於宋徽宗崇寧四年乙丑(1105)，出生在優秀的士大夫家庭。其父胡安國，是程門私淑弟子，以善治《春秋》著稱於世。胡宏從小即接受良好的儒學教育。

胡宏的幼年和童年時期，正是胡安國在仕途和學術上的上升時期。就在胡宏出生的同一年，胡安國提舉湖南學事，並開始研治《春秋》。胡安國在胡宏的幼年和童年時期，給了胡宏嚴格的「過庭之訓」，為胡宏未來生身立世和研治儒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根據《胡氏傳家錄》中有過家庭教育言論的記載，可以看出胡氏久有良好的家教傳統。這一點使胡宏受益頗深。他在〈題司馬傅公帖〉中回憶稱：

愚晚生西南僻陋之邦，幼聞過庭之訓，至於弱冠。^②

這種「過庭之訓」，使胡宏從小即崇尚古聖先賢，立下了治學的弘願，計劃著開拓一條自己的人生和思想之路。不過此一條，表明胡宏的出生地點當在湖南。

胡安國本從程頤的兩個同道講友朱長文與靳裁之，私淑河南程氏學，但在胡宏出生前後，又結識程門高弟楊時，通過楊時又結識

興十七年，而宏於〈與秦檜之書〉中稱「而今年又喪婦」，知此書作於紹興十七年。又於書中稱「四十三年矣」，當知宏四十三歲，上推四十三年，正是徽宗崇寧四年(1105)。又朱熹跋五峰詩云「紹興庚辰」作詩譏諷劉共父，胡宏作詩「箴警之」，此是1160年，熹又云「明年胡子卒」，故胡宏卒於1161年。

② 《胡宏集》190頁。

侯仲良與游酢，以三人為講友，進一步問河南程氏學。旋經楊時介紹，信識程門另一高弟謝良佐。胡安國在與程門諸高弟的交往中，對程氏學有了更普遍、更真切地了解，從而更加堅定了對程氏兄弟及其學問的推崇。高宗紹興七年（1137），「安國聞陳公輔請禁程頤之學」，借張浚（張栻父，是南宋「中興名相」）推薦和高宗召見之機，上疏極稱：「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③ 疏中對周（敦頤）、張（橫渠）諸子，尤其是二程倍加稱譽。表現了對河南程氏學的極度尊崇。胡安國的這種思想和心態，深刻地影響了胡宏，使胡宏對二程之學更加傾慕不已。所謂弱冠而後，「有游學四方，訪求歷世名公遺跡之志，不幸戎馬生於中原，此懷不得伸久矣。」^④ 云云，所指除字面意義之外，更主要的是未能有更多的機會向楊時等進一步學習程氏學問。這一點胡宏在其《程氏雅言》的前、後序中有明確地表露。

胡宏天資極高，於十五歲時即自行編成《程氏雅言》，並自為之序。且於同一年撰就《論語說》，這大約就是後來所撰《論語指南》的最初藍本。胡宏在《程氏雅言》前後序中，對孔孟道統極盡褒揚，而以荀子與揚雄為異端加以駁斥，並對王安石、蘇氏（軾與轍兄弟）和歐陽修的儒學思想進行了剖析和批判。認為「王氏支離」，「不得其全」；「歐氏淺於經」，「不得其精」；「蘇氏縱橫」，「不得其雅」。惟程氏兄弟，「天實生之，當五百餘歲之數，稟真元之會，紹孔孟之統，振六經之教。」^⑤ 胡宏自謂：「予小子恨生之晚，不得

③ 《宋史紀事本末·道學崇黜》。

④ 同前注②。

⑤ 〈程氏雅言後序〉，《胡宏集》159頁。

供灑掃於先生之門。」❶表示了未能生逢其時，從而親躬受教於河南程氏之門的由衷遺憾。為了彌補這一「損失」，胡宏「始集其遺言，行思而坐誦，息養而瞬存，因其所言而得其所以言，因其所以言而得其言之所不及者。」並認為這樣就「與侍先生之坐而受先生之教也，又何異焉！」❷了。

對於胡宏的早年「有成」，胡安國興奮不已，但「懼其果於己用」，遂授胡宏以所撰《通鑑舉要補遺》❸，使胡宏進一步接受歷史教育。這一點使胡宏受益不淺，為其向後治史，尤其是編撰《皇王大紀》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長游太學、輾轉遷徙

宣和七年乙巳（1125），胡宏隨父胡安國至京師，因得緣識楊時，旋入太學，從楊時學，❹成為二程再傳弟子。胡宏在此一段時間內，又與同學於楊時的張九成（子韶）過從較密，雙方在學術觀點上可能互有影響。張九成是從謝良佐到陸象山過渡的關鍵性中介人物，有明顯的心學傾向，所以朱熹說：「上蔡之說一轉而為張子韶，子韶一轉而為陸子靜。」❺胡宏後來對「心」的極盡強調，可能多少受了一些張子韶的啟發，而張九成的「理之至處亦不離人情，但人

❶ 〈程氏雅言前序〉，《胡宏集》158頁。

❷ 同前注❶。

❸ 《嘉慶重修崇安縣志》卷第七《人物列傳》。

❹ 胡宏〈與高抑崇書〉稱：「宣和之末，先君至京師，諸俊秀謁祭酒楊公……」而前注❸文中有「長游太學，師事楊時、侯仲良。」概胡宏與「先君至京師」「謁楊公」是「宣和之末」，而師事侯仲良是靖康元年荊門避亂時事。

❺ 《宋元學案·上蔡學案》。

捨人情求至理，此所以橫去甚遠。」^⑩等思想料亦是受了胡宏「於日用間察識本心」的影響。

胡宏從學楊時的時間並不長，從宣和之末到靖康元年十月，最多不足十個月的時間。胡安國於靖康元年十月受門下侍郎耿南仲和中書侍郎何㮚等排擠，被除知通州（今江蘇南通市），胡宏遂隨父出京，不久又與父兄一同避地荊門。恰值程門另一高弟侯仲良也來此地避亂。胡安國〈與楊太諫書〉中有云：「侯某去春自荊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榷時事，則纖微皆察，因遺子宏從之游。」^⑪

其實同從侯仲良「游」的，還有胡宏次兄胡寧（茅堂），所以胡宏稱：「某兄弟從之游」。侯師聖「議論聖學，必以《中庸》為至。」^⑫而且存真識偽工夫尤深。「有張叢者，攜所藏明道先生《中庸解》以示之，師聖笑曰：「何傳之誤！」此呂與叔晚年之所為也。」^⑬

胡宏在《中庸》問題上，受侯師聖之益不淺，而且亦能辨偽，「後十年，……大槩向沈又出所傳明道先生解，……某反複究觀詞氣，大類橫渠《正蒙》書，而與叔乃橫渠門人之肖者，徵往日師聖之言，信以今日己之所見，此事與叔所著無可疑甚明，……」^⑭

這一段時間，二帝「北狩」，金兵侵略，「皇輿南渡」，戰亂頻

^⑩ 《宋元學案·橫浦學案·橫浦心傳》。

^⑪ 《宋元學案·劉李諸儒學案》。

^⑫ 〈題呂與叔中庸解〉，《胡宏集》189頁。

^⑬ 同前注^⑩。

^⑭ 同前注^⑫。

6·胡 宏

仍，生民塗炭，宗廟社稷之憂，無時不至。高宋建炎四年庚戌（1130），侯仲良預言戰亂將至荊門，勸胡氏父子從速離去，胡安國信從，胡宏遂與父兄再度遷徙，輾轉至於湖南碧泉，時年胡宏26歲。

這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搬遷，從此，胡氏父子定居湖南，建立書堂，講論授徒，傳播理學，從此形成了著名的「湖湘學派」（亦稱「湖南一派」）。

胡安國本欲遷徙吳、越之地，中途「遇腹心之疾，不至而返。徜徉游行，遂至湖南。」^⑯這時，安國弟子黎明「為卜室廬」於碧泉。胡氏遂定居於此。《宋元學案·五夷學案·五夷門人》稱：「黎明字才翁，長沙人也。以孝友信義著稱。師事胡文定公。建炎之亂，文定避地荊門，先生為卜室廬，具器幣，往迎之。胡氏之居南岳，實昉於此。……而湖湘學派之盛，先生最有功焉。去今六百歲，莫能舉其姓氏者……」。

黎明確有不泯之功，所卜碧泉之地，僻靜幽美，極宜修性澄心，因此備受胡氏父子所愛。胡安國「橫涉清流，顧而嘆曰：「此非滄浪之水乎？何其清之甚也！源可尋而灌我纓乎？」」胡安國因此而「徘徊不能去……乃求得其地」^⑰。

胡安國是此後八年過世的，此八年中，胡安國「休於衡山，買山結廬，名曰書堂」^⑱，教授生徒，傳播理學並傾全力撰修和改定自己的《春秋傳》。胡安國「自少留心此經」^⑲並於紹興四年（1134）將胡氏《春秋傳》初步撰成。其實胡安國治《春秋》早已著名，紹

⑯ 〈有亭記〉，《胡宏集》153頁。

⑰ 同前注⑯ 153、154頁。

⑱ 胡寅《斐然集》卷二十五〈先公行狀〉。

⑲ 同前注⑯。

興元年胡安國任中書舍人兼侍講，高宗就曾對他說：「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而胡安國卻以為《左氏傳》繁碎不經，於是受高宗口諭講《春秋》，高宗稱譽說：「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①

紹興五年，高宗又令胡安國進一步完善所撰《春秋傳》，翌年十二月，傾注了胡安國畢生心血的《春秋傳》最後完成。高宗讀後，謂「深得聖人之旨」。紹興八年四月，胡安國病卒，享年六十五歲。

胡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在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裏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良佐嘗語人（指朱震）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②

胡安國不僅人格偉岸，而且學術謹嚴，成就很高，所撰《春秋傳》為宋以後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胡安國更於理學的傳播上，做出了重要貢獻。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五夷學案》的開篇即稱：「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南渡昌明洛學之功，文定幾俟於龜山，蓋晦翁、南軒、東萊，皆其傳也。」③

① 《宋史·胡安國傳》。

② 同前注①。

③ 「三賢」之中，張栻為胡宏親傳，朱、呂則曾受業安國從子胡憲（籍溪），朱熹從學胡憲時間較長，並頗受益於胡宏《知言》。從這個意義上講，「三賢」皆文定再傳。